

随笔

怀念书信

茹喜斌

在人人手机的今天,我怀念书信。从我记事起,就和书信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时父亲在南方工作,每月20日左右必有汇款和书信寄来。这个日子临近时,我总是非常兴奋。因为接到父亲的来信时,我就有父亲回到身边一样的甜蜜和幸福。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:“爹,我想你,快回来过年吧……”当母亲贴好邮票,由我亲手投入邮筒时,我感到我的心就要飞起来了,就要飞到父亲的身边了。虽然,那天飘着雪花也刮着北风,但在回家的路上我浑身上下都热流涌动……我盼着父亲的回信,但十多天过去了,却是一天又一天的失望。然而,就在一天下午,父亲突然回来了,高大的身躯就像墙一样堵住了门口的光线。父亲放下行李一下子把我抱在怀里说:“接到喜儿的信,我就准备动身了。”父亲手臂很有力,胡子很扎人。父亲说:“喜儿都会写信了,多……太高兴了。”父亲的笑脸灿烂而慈祥。我说:“那我天天给你写信,你天天都回来吧……”

从那以后,父亲开始每月都给我写信。在书信由短到长、由浅到深的变化里,我渐渐长大了。因为这些书信,我感到父亲就像在我身边一样,时时关心着我的成长。后来我到父亲身边工作,才知道父亲写信时的专注和投入。父亲总是在夜深人静时给母亲写信。写信前总要把桌子擦得一尘不染,手也洗得干干净净,铺开稿纸时还要凝思一会儿,这才刷刷写去,完了还要修改一番,再誊写清楚。父亲和母亲感情极好,在他们两地生活的20多年里,是往来的书信传递着春风雨露般的温馨,也倾吐着明月梨花般的缱绻。1984年,我到浙江读书时,父亲每月必给我写信,谈人生、谈社会,最长时达6000余言,却让我读而不厌,那字里行间蕴藏着山岳般厚重的情爱,也蕴藏着父亲人生中铭心的体验。给父亲回信是件极严肃的事,字迹要端正,用词要准确,语句要流畅,立意要凝练,所以,每封信都得斟而又斟。但我羞愧的是几乎父亲的每封信中都要指出我的错误,诸如

“付副混淆”、“的地不分”之类,让我脸红。我在下次写信时就不得不慎之又慎了。但写信于我是一种精神的享受。那深藏于心的思念和怀念,那源于生活的体验和感悟,都会在书信里潺潺地流动。然而,这种享受竟渐渐消失了,先是父亲和母亲调到了一起,再是我和妻也回到了父母的身边,自然就不再写信,好在妹妹在外地工作,时有书信往来。再后来,随着电话手机的普及,书信在我家便悄然匿迹了。那次父亲在电话上对妹妹说:“放下电话,给我写封信吧。”这让我生出几丝的酸楚。接到妹妹的信时,父亲整整坐了一下午给妹妹回信,写了改,改了抄。只是信发出后,却又给妹妹拨了电话,继而又重复了信的内容。未了说:“打电话就是比写信快。”父亲似乎有一丝无奈的茫然,有一丝失落和寂寞。我知道,我这是在深深地怀念一种人生寄情叙事的方式。这或许是一种不合时代的怀旧情绪!但我还是时常阅读我珍藏的信件,或是伺机给哪位朋友寄去一封比电话慢得多却细腻心得多的书信,那是岁月馈赠于我的星月日华,是我生命中盛开的一朵鲜花,绽放着我的遐思和渴望、情思和爱恋。书信是留迹于岁月的人生踪迹呀……



烟雨江山(国画) 王强

郑州地理

石佛的由来

朱永忠

石佛位于郑州市区西北10.5公里,环城铁路西侧,是郑州市石佛镇人民政府所在地。石佛村西北隅原有古寺一座,据村中老年人口碑相传和寺内石碑记载,该寺始建于唐朝初年。在明弘治年间和清同治年间两次大规模重修,并留有碑文。在北魏时期,一位皇官娘娘遭遇敌人追击,一员大将保护娘娘逃难行至此地,车轴突然折断,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,这员大将便将胳膊伸进车轴孔中,以胳膊当车轴继续前行,后支持不住倒在地上。人们看见他的胳膊被碾得通红,鲜血直流。后来,娘娘回到皇宫后,皇帝为表彰这员大将的忠心,颁发旨意在大将倒地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寺

院,寺名“研红寺”,后改为“延洪寺”,唐初,尉迟将军又请来工匠雕刻一尊石佛像,高两米有余,雕刻艺术精巧,佛像神态活现,栩栩如生,形象逼真,更名石佛寺。清乾隆十三年(公元1748年)(《郑州志》)记载:“在郑州西北三十里有石佛寺。”村以寺名,简称“石佛”。石佛村居住着汉、回两族人民。清乾隆二十一年(公元1756年),回族白氏始祖从皋村来石佛落户,盖三间草房为清真寺,尔后佛、刘等回族群众相继而来。1936年从原址往西迁60米重建清真寺,1954年、1957年又先后建南北讲堂(阿訇讲经的地方),每逢星期五,回族群众到清真寺诵经礼拜(也称主麻)。汉回两族人民信仰虽不同,但他们和睦相处,融合于一体亲如兄弟,世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。



江河长流(国画) 李辛儒

毫无畏惧,一人徒手截四名抢劫银行的持枪歹徒,刑警吴一枪英勇殉职,并被追认为烈士。公安系统掀起向吴一枪同志学习的高潮,争做人民的好警察。吴一枪的父亲,曾三获省射击冠军,而他人生第一次这么隆重地成为关注的焦点,一次次被领导接见、慰问,一轮轮接受媒体采访。对于吴一枪的成长,吴父这样介绍,儿子真名叫吴正强,小名“准儿”,寄希望日后射击百发百中。准儿一岁抓周,满床东西,偏偏抓了枪,因此我决定,未来要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射击运动员。没想到他做了警察,只要开枪,肯定一枪命中,人称吴一枪。准儿小时候拥有多种玩具枪,床头不断更换各式枪的结构图及射击姿势挂图。两岁时,他常被电视里播放的射击录像所吸引……(尊敬的读者,你愿意把上面的文字读十遍,或更多吗?)起初与记者回忆这些往事,每说一次,儿子虎头虎脑的样子就会浮现眼前,吴父泪眼蒙蒙,禁不住痛哭失声。这是电视最希望的效果和镜头。吴父不得不前往电视台一次次现场讲述,于是,一家接一家电视台,省、市、国家级,卫视、都市、法制、教育等频道,或同一频道的不同栏目;一家接一家报社,省、市、国家级,日报、晚报、商报、法制报、都市报、工人报、青年报等等;一家接一家广播电台,人民台、文艺台、交通台、经济台、旅游台,等等,还有新闻通讯社、图片社、画报社以及周刊、半月刊、月刊等杂志,几乎每家媒体都想挖掘吴一枪的幕后新闻、独家新闻。从起初的悲痛回忆,吴父不断重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失子之痛,直到后来讲述变成“机械”任务,连

雕刻艺术精巧,佛像神态活现,栩栩如生,形象逼真,更名石佛寺。清乾隆十三年(公元1748年)(《郑州志》)记载:“在郑州西北三十里有石佛寺。”村以寺名,简称“石佛”。石佛村居住着汉、回两族人民。清乾隆二十一年(公元1756年),回族白氏始祖从皋村来石佛落户,盖三间草房为清真寺,尔后佛、刘等回族群众相继而来。1936年从原址往西迁60米重建清真寺,1954年、1957年又先后建南北讲堂(阿訇讲经的地方),每逢星期五,回族群众到清真寺诵经礼拜(也称主麻)。汉回两族人民信仰虽不同,但他们和睦相处,融合于一体亲如兄弟,世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。

说到大气,不少人有一种误解,好像只有地位高、官职大、财富多的人才资格谈大气,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。大气并不都是些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的人和事。大气并不仅仅属于富有的人、位居高官的人或者拥有巨额财富的人。贫穷者、普通百姓、普通平凡的人,谁可以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大气的素质来。一句话,大气不是固有的天生的,是后天才有的。那么,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和强调大气,或者说一个人非要有大气的理由是什么?简单回答:大气方能成大器。一个人一生要想成大器,必须要大气。然而,具体到一个人身上,大气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?因为,大气有真假之分,有本质与现象之别。例如,一个人骄傲自满,不是大气;一个人目中无人,也不是大气;一个人狂妄自大,更不是大气。反过来,那些小肚鸡肠的人,做不到大气;那些心胸狭窄的人,也做不到大气;那些目光短浅的人,更做不到大气。一个人的大气,不光是表现在为人做事要有大眼光、大肚量、大手笔、大气派上;在做那些平常的事、平凡的事,对待平常的人上,也能体现出大气来,而且更需要大气。比如,虽然一个人不怎么富裕,但他可以贫而不贱,朴朴实实,勤勤恳恳,干干净净,整整齐齐,规规矩矩,大大方方,品行端正,自重自尊,这就是大气。还有,虽然一个人官职不大,或平民百姓一个,但他可以做到豁达,不卑不亢,任劳任怨,遵纪守法,表现良好,作风正派,思想进步,极具

杂俎

人生何妨大气点

周广生

从实际出发,实事求是,从不盲干,从不折腾,从不慌张,临危不惧,泰然处之,沉稳而有主见,能够转危为安,化险为夷,这就是大气。还有,尤其是当一个人遭遇别人的误解或暗算时,能够虚怀若谷,能容天下难容之事,能容他人难容之人,这才是难得的大气。从以上这些人的大气中可以说明,他们最具有感召力,最具有说服力,最具有凝聚力,也最具有影响力。从他们的身上,显示出力量,显示出水平,显示出境界,显示出才华,令人赞叹。所以,大气方能成大器。个人如此,企业亦如此,国家更亦如此。我以为,为人大气,不仅表明了一个人的才华、人品和尊严,而且是一种良好形象的象征。这是为人处世所必须,是做人的根本条件。一个人有大气,才能站得高、看得远、想得开、放得下。一个人有无大气,是伪装不来的,也是秀不出来的,更不是靠伸手要来的。大气,主要是自身努力的结果,来自于勤奋学习,来自于丰富的知识,来自于良好习惯的养成。

都没弄成,这帮小子就做了?会不会弄错?他们被抓时,都曾被一遍又一遍审问各自的来历和作案经过,还以为是便衣警察呢。尤其是很凶地地质问是否杀了吴一枪?唉,真不知道谁是吴一枪。四人在一个工地打工,因为没拿到工钱,麦收急着回家,便决定抢银行。买来一把自制猎枪,不敢抢大银行,便找了一家储蓄所。抢钱很顺利,出了门却遇到一个警察,那真是傻瓜警察,手里没枪还摆个握枪的架子,虽然第一次没抢中,我们又不是三岁的毛孩子,这能吓住?就用猎枪打了他一枪,不知道生死……劫后的情况,一案犯交代:他把钱装在一个脏兮兮的编织袋里,上面是破烂。瞅着警车过去,他还在路边垃圾筒里往外掏垃圾。其他同伙蹲在路边树下吸烟下棋,望着警察在身边忙乎来忙乎去。审讯室里,警察听得目瞪口呆……

吴一枪家人搬到哪儿去了?没人知道,许多记者大惑不解……接下来,省都市报文艺副刊发表题为《吴一枪曾打断我的半截儿门牙》的文章。作者是吴一枪的童年伙伴,理想是当作家,可写的文章一直发表不了。在他几乎要气馁时,吴一枪牺牲了,他的处女作“一鸣惊人”地发表在省级报纸。文章大意是,童年时玩玻璃球,吴正强太准,出手就能击中玩伴的玻璃球或是击作两半。有一天,父子俩看电视台一次次现场讲述,于是,一家接一家电视台,省、市、国家级,卫视、都市、法制、教育等频道,或同一频道的不同栏目;一家接一家报社,省、市、国家级,日报、晚报、商报、法制报、都市报、工人报、青年报等等;一家接一家广播电台,人民台、文艺台、交通台、经济台、旅游台,等等,还有新闻通讯社、图片社、画报社以及周刊、半月刊、月刊等杂志,几乎每家媒体都想挖掘吴一枪的幕后新闻、独家新闻。从起初的悲痛回忆,吴父不断重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失子之痛,直到后来讲述变成“机械”任务,连

置了一份让你意想不到的“离婚协议”。百般挑剔,天天盼望儿子儿媳离婚的公公婆婆;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年龄的霸道剩女大姑;从“经济适用男”迅速蹿升为有房有车有钱的“精英男”老公;围绕在老公身边的“莺莺燕燕”,挑逗你的神经,考量你的心理底线,引发新一轮的婚姻热议。比《新婚姻法》时代的王海鸽更细腻、比《双面胶》(《蜗居》)的六六更成熟,继《新婚姻法》时代《双面胶》(《蜗居》)之后,最值得期待的现实题材温情巨作。

他们很清楚:“你们跟市委赵荣昌书记好像也是同学?”“当年他是我们班长。”叶家福说明。两位处长感谢叶家福的合作,说他们还会询问其他相关人员,尽可能全面了解情况。几天后,叶家福与蔡波在工地上见面。蔡波说:“老叶,谢了。”叶家福当即道谢:“谢什么?”蔡波不慌不忙,问叶家福一定要谢得那么明白吗?省里两位处长已经回去汇报了,听说情况还行,没有大多意外。叶家福绷着脸,称自己只能这样。如果有把握,只会如实往里讲,然后看看蔡助理再怎么卖力去跳啊跳啊。蔡波让叶家福不要总是耿耿于怀。叶家福自己清楚,前些时候他已经准备遵照从叶家福要求一走了之,事情变成这样是赵荣昌的决定。既然不走,就要努力。赵书记怎么安排,他就怎么落实,不惜肝脑涂地,跳一跳不算什么。如果错失良机,没跳上这个台阶,到时候恐怕更是不尴不尬,连什么“蔡助理”都没法干了。叶家福问:“不干了会怎么样?”他说会很悲惨。他很清楚,蔡波眼下的目标是明年年初的市“两会”。明年“两会”选举产生新一届人大、政府、政协班子,他应当在那次人代会上成为新任副市长。“两会”历来是同级班子领导人员调整的时候,省里此刻下来复核蔡波,显然也是考虑让他上“两会”提名。叶家福不再吭声。这时锣鼓齐鸣。他们站在主席台中部位置。两位领导在仪式进行间头靠着头,耳语般交谈。当天剪彩活动结束时已近中午,大家都去乡政府边的乡村小酒馆里吃便饭。席间,郭启明跟蔡波拉拉扯扯,一起干了几杯,有了几分酒意,即举杯祝贺蔡助理指日高升,并提前称呼“蔡副市长”。他老话重提,让蔡波千万记着预定的酒桌。他说乡下饭只管填肚子,那酒才是真喝,蔡副市长高升之日不要忘了。叶家福立刻敲打:“郭老板抓住机遇,提前巴结,也别那么张扬。做人做事还是实在一点好。”叶家福对自己家乡这条路非常在意,他请郭老板记住,不要只盯大的,不顾小的,大工程要管,小项目也得按规矩来。

郭启明满不在乎,连说叶副书记家乡的事情,他一定放在心里。“叶副书记这么好的领导,其实也有机会。”他问,“要不要我来帮个忙?”“帮什么?”“咱们不是有些渠道吗?咱们也可以把叶副书记弄上去。”“弄哪里?”“也弄个市领导,跟蔡副市长平起平坐。”仗着酒意,郭老板格外显狂。叶家福要他打住,说有的人欢迎郭老板帮忙,有的人不需要。因为那种事有人想,有人不想,例如他。不感兴趣,是因为心里很明白,没那个命。蔡波把手中的筷子一放,起身,说家里还有事,他先走了。县、乡干部一窝蜂站起来送客,留下叶家福郭启明坐在桌边没动,郭启明扑哧笑出声来。“蔡助理怎么样?”“好像不太高兴?”他问叶家福。“郭老板挺高兴?”叶家福反问。郭启明笑,他再次郑重表态,刚才他的表示出于真心。蔡助理可以上,叶副书记这么好的领导为什么不可以?叶家福伸出筷子夹菜:“这些话跟他去说,我不要。”叶家福心里明白,蔡波是被他惹恼了,蔡波是被他惹恼了,蔡波是不辞劳苦,大、政府、政协班子,他应当在那次人代会上成为新任副市长。“两会”历来是同级班子领导人员调整的时候,省里此刻下来复核蔡波,显然也是考虑让他上“两会”提名。叶家福不再吭声。这时锣鼓齐鸣。他们站在主席台中部位置。两位领导在仪式进行间头靠着头,耳语般交谈。当天剪彩活动结束时已近中午,大家都去乡政府边的乡村小酒馆里吃便饭。席间,郭启明跟蔡波拉拉扯扯,一起干了几杯,有了几分酒意,即举杯祝贺蔡助理指日高升,并提前称呼“蔡副市长”。他老话重提,让蔡波千万记着预定的酒桌。他说乡下饭只管填肚子,那酒才是真喝,蔡副市长高升之日不要忘了。叶家福立刻敲打:“郭老板抓住机遇,提前巴结,也别那么张扬。做人做事还是实在一点好。”叶家福对自己家乡这条路非常在意,他请郭老板记住,不要只盯大的,不顾小的,大工程要管,小项目也得按规矩来。

“咱们得谈谈。”他说。他在前边一跳一跳,走下路基,叶家福在后头跟了下去。他们站在下边路沟旁,一起抽烟。“老叶你真是过去不去吗?”他问叶家福。叶家福说不会吧。蔡波提醒叶家福注意施雄杰,这是个人渣,谎话很多。那天知道施雄杰被砍了,他的第一反应是活该,死有余辜,这是真实想法。叶家福说:“施雄杰不是问题。”

连载

一句话,把几位老师都惹急了,有的皱起了眉。那位校长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,慢慢悠悠地向柳德承:“您说这菜是献给金科长的?”“正是。”“您为什么一定要献给金科长呢?”“因为这菜的谜底正好和金科长的为人相仿。”众人一听,都提起了精神,全神贯注地听,那位金科长更是興味十足。校长沉吟片刻后,先对老师们道:“多有得罪。”又对金科长说:“冒犯了!”就明知道,“黄菜菜又叫‘金针菜’,上面又铺的金纸,这是取‘黄金’之意。一段老硬的竹笋远不如这黄花菜和金纸值钱的。所以这腹中空空的竹笋不过是‘只把黄金买身贵’而已。那豆腐丁全是白色,是取‘白丁’之意。这里的‘白丁’是‘目不识丁’的意思,正好是‘只把黄金买身贵’的前一句,‘生来不读半行书’,两句连在一起便是李贺《嘲少年》中的诗句‘生来不读半行书,只把黄金买身贵’。”李合营在旁边一听,吓了一跳,老爷子这不是拿某爷人吗?回头那个姓金的再吵起来,多不好!老师们虽不知道猜出的底细,可也猜得出这是冲着金科长来的,金科长还不得急?有怕事的还真得把汗。

“哪儿能呢!要不是您,我还走不出这一步呢!”李合营话里有话地说。叶茂紫不知是真听不出,还是假听不出李合营话里有刺儿,反倒兴致勃勃地说:“听说你这儿有位名厨,善做南北大菜,您给我点个儿,咱们好好聊聊,我做东。”酒、菜上桌,客套了几句之后,李合营问:“您如今在哪儿高就呢?”“嗨,这年头儿,咱这号敢于坚持原则,不会吹吹拍拍的干部提不上去。这不,最近又把咱调到这一片管‘门前三包’了,还是个副科级。”李合营一听,心里一扑腾,糟糕!冤家路窄。这“门前三包”是个头疼的事。谁敢保证店铺门前没有一张废纸、一个烟头儿?管门前三包的人要是存心跟你过不去,你就一点儿脾气没有。李合营一咬牙,给叶茂紫送去3000块钱。叶茂紫一看乐得直说:“小李子,你到底聪明,没辜负老领导的培养,不过咱们可得说清了,这钱可是你自个儿要给我的,我可连白条儿也不打,回头落到人家手里,说你行贿,我可没法儿替你说话。”李合营苦笑说:“随便吧。不过,我这买卖也不大的好,赚不了什么,也不能按月给您。这3000块钱给您买台彩电,往后能不能再有点意思,就得看我这饭馆能不能赚钱了。”“放心吧,小李子。你掏了钱,我就叫你得好,赶明儿你就明白了,你这钱花得不冤。”叶茂紫拍着胸脯说。

“你们旁边的跳楼和留神居都拿不来。”那人有点不信李合营的话。

“你们旁边的跳楼和留神居都拿不来。”那人有点不信李合营的话。



边东子 著